

利科的敘事理論對聖經研究的啓發

Biblical Studies in Light of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Theory

張詔陽

ZHANG Zhaoyang

作者簡介

張詔陽，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博士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NG Zhaoyang,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Email: zhangzhaoyang86@126.com

Abstract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nwards, historical criticism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in biblical studies. Scholars affected by this trend of thought no longer regarded events in the Bible as literal historic events, but looked for corroboratory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biblical stories outside of the Bible. Conservative scholars regarded supernatural events in the Bible as history, while liberal scholars regarded them as a form of the imaginary, which led to a split in biblical studies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adherents. Hans Frei tried to break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istic methodology and focused on the narrative itself, but he did not fully conside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ical text and its historical referents. In his three-volume work *Time and Narrative*, Paul Ricoeur suggested tha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ic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iblical studies could be mitigated by interweaving history and fiction. Although Ricoeur put forward these ideas as a means of discuss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me and narrative, he did not apply the idea to bibl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draws on Ricoeur's ideas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rrative meaning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 in biblical narratives.

Keywords: Paul Ricoeur, biblical narrative, history, fiction, historical criticism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其學術研究涉及詮釋學、敘事學、倫理學等多個領域。他在普遍詮釋學和《聖經》詮釋學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對《聖經》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不僅如此，在他的敘事理論中也有《聖經》詮釋學可以借鑑的成果。本文將試圖論述他有關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交織的觀點對於當代《聖經》研究的啟迪。

—

從十八世紀起，歷史鑑別法（historical criticism）逐漸被《聖經》學者所重視，在《聖經》詮釋學界造成了很大影響。它主張以歷史實證主義的方法來研究《聖經》，改變了以往人們對於《聖經》的認知方式。漢斯·弗雷（Hans W. Frei）總結到，在歷史鑑別法繁榮以前，西方基督徒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去解讀《聖經》的。^①然而，從十八世紀開始，這

^① 弗雷認為，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解經就是從字面意義上理解《聖經》，將《聖經》字面上記載的事件理所當然地視為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件。需要指出的是，弗雷所謂的從字面意義上理解《聖經》主要是與歷史實證主義所主張的通過外部考證來驗證《聖經》記述的真偽這種傾向相區別的，與寓意解經並不對立。他指出，在十八世紀之前，雖然從屬靈（spiritual）意義或寓意（allegorical）進行解經也是存在的，但是它們都不能違反經文的字面意義。“比喻詮釋”（figuration）和“預表詮釋”（typology）不但不與《聖經》的字面意義相衝突，甚至還是字面意義的一種延伸。在他看來，現實主義聖經詮釋的特徵之一是將《聖經》中的各個故事看作是一個層層累積的（cumulative）故事，因此每一個故事都必須與大的敘事協調一致，而將各個故事整合進一個大的敘事之中的手段恰恰就是對較早的《聖經》故事進行比喻或預表詮釋，用來表達《舊約聖經》中的故事如何在《新約聖經》中得到完成，從而在總的《聖經》敘事的層面上維持對字面意義的忠實（literalism）。弗雷還指出，隨着現實主義《聖經》詮釋的衰落，比喻詮釋和預表詮釋與《聖經》的字面意義對立起來。其原因在於，在歷史實證主義的視角下，《聖經》敘事所描繪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被區分開來，《聖經》的字面意義與史實也被區分開來，僅僅被視為一種基於語法和詞匯的命題式陳述，這種陳述祇有一個意義，不能兼容比喻詮釋。此外，歷史實證主義不把《聖經》視為一個整體，而是着眼於《聖經》中的一個個特定的文本，因此比喻詮釋和預表詮釋維持《聖經》的整體性的功能也不復存在。參考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一情況逐漸發生了改變。一些學者受到理性主義和啟蒙運動的影響，逐漸開始用歷史實證主義的方法來研究《聖經》，去探尋《聖經》文本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弗雷指出：“歷史鑑別方法意味着《聖經》中公認的（putative）關於事實的聲稱服從於檢驗它們真實性的獨立調查，《聖經》自身的權威性不能確保這一真實性。”^①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方法使《聖經》失去了其神聖性與權威性，成為一部和其它世俗作品同等的典籍，從而成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歷史鑑別法主要包括了來源鑑別、形式鑑別、編修鑑別等具體方法。在新約研究方面，“探尋歷史上的耶穌”這一運動可以說是歷史鑑別法的典型分支。參與到這一運動中的學者們不相信福音書中記載的神蹟奇事，試圖從理性的角度出發，重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耶穌。早在歷史鑑別法繁榮之前，就有神學家注意到四部福音書中對於耶穌生平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並試圖對此作出解釋。例如，奧利金（Origen）在注釋《約翰福音》時談及了這個問題，他談道：“這些敘述的真實性存在於屬靈的意義中，因為如果這些矛盾不被解決，許多人就會不考慮福音書中的可靠性，認為它們不是真的，或不是由聖靈（divine spirit）所寫的，或沒有被成功地記錄。”^② 可見，奧利金非常重視福音書中的一些經文在字面意義上自相矛盾這個現象，他從維護《聖經》權威性的立場出發，用經文的屬靈意義來解釋消除表面上的矛盾。這種解釋方法在啟蒙運動中受到很大衝擊，之後在實證主義影響下，學者們試圖去除福音書中所有超自然的元素，對耶穌的生平做出符合自然規律的解釋。如大衛·施特勞斯（David F. Strauss）提出將“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區別開來，對耶穌生平研究、乃至新約研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進入後啟蒙和後現代時代後，歷史鑑別法的弱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6. 更多有關歷史鑑別法的信息參考：R. Kendall Soulen, Richard N.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4th ed. edition, 2011).

^① Ibid., 18.

^②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 Ronald E. Hein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9), 256.

點也不斷被質疑，比如弗雷認為是歷史鑑別法導致了聖經敘事的消逝，他指出：“歷史評論家對一個敘事做了不同於敘事詮釋的事情，因為他尋求敘事所指稱的東西或在它自身外部解釋它的重構歷史環境的東西。當他這麼做時，他並沒有錯，但不幸的是，他同樣沒能恰當地看到他所做的和一個敘事詮釋可能的樣子和可能的產出之間的邏輯差異。”^① 換言之，因為歷史鑑別法注重運用敘事自身之外的資料來分析敘事的形成、流傳、真偽等因素，容易忽視敘事自身。在這一方法的影響下，學者們已經無法像十八世紀之前的人們那樣將《聖經》中記載的事件直接視為真實的歷史事件，無論是自由派學者還是保守派學者都試圖在《聖經》之外尋求《聖經》故事的歷史證據。保守派認為《聖經》中記載的一切超自然事件都是真實發生過的，而自由派則認為這些祇是虛構的。兩者都把《聖經》研究中的歷史與虛構完全割裂開來了。

然而，弗雷的進路雖然避免了在《聖經》之外探尋《聖經》的意義，卻又沒有充分考慮到《聖經》文本的意義與其歷史指稱的關係。利科看到了這一缺陷，並指出：“敘事神學的支持者試圖僅僅通過在與事實的真理不相干的故事中列舉《聖經》敘事來拋棄這一問題。但是這種明顯的僅僅是描述性的立場是迴避問題的一種方式。”^② 那麼，有沒有辦法彌補敘事神學的這一不足呢？本文認為，若把利科關於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相互交織的觀點運用到《聖經》研究中，則可以彌補這一缺陷，並進而解決現當代《聖經》研究中將歷史與虛構對立起來的狀況。

二

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相互交織這一結論是利科在其三卷本的《時

^① Hans W. Frei,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135.

^② Paul Ricoeur, “Toward a Narrative Theology: Its Necessity, Its Resources, Its Difficulties,” in *Figuring the Sacred: Relig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trans. David Pellauer, ed. Mark I. Wallac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244.

間與敘事》(*Time and Narrative*) 中提出的。《時間與敘事》是一部構思精巧的鴻篇巨帙，試圖從詩學的角度來回應哲學界所關注的時間疑難。英國學者大衛·伍德 (David Wood)^① 對於這部著作如此概括到：“利科的《時間與敘事》是曾有過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處理並解決時間的悖論本性的嘗試之一，它給予我們一種對亞里士多德與海德格爾之間的許多重要的途中小站的原初的、有啟發性的閱讀，它還着手測試一個假設——即敘事資源補救了針對時間的任何純現象學方法中的一個致命缺陷。”^②

在《時間與敘事》中，利科首先從奧古斯丁的時間觀入手，引出了時間性疑難的主題：時間是否存在？^③ 懷疑論者認為，過去已經逝去，現在不曾停留，將來尚未來到，因此時間並不存在。奧古斯丁試圖通過把時間主觀化來解決這一問題。他認為，時間不應被分為過去、現在和將來，而應被分為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和將來的現在，這三種時間存在與人的心靈之中，分別對應記憶、注意和預期這三種心理狀態。對於這一解決方法，利科認為，祇要時間度量的難題沒有被解決，這一方法就顯得很脆弱，而時間的度量恰恰是第二個疑難。利科認為奧古斯丁用心靈的集中 (*intentio*) 與變形 (*distentio*) 來度量時間的解決方法沒有幫助卻製造了新的疑難^④，時間度量疑難需要用詩學的方法來解決。

^① 大衛·伍德 (David Wood) 曾任教於沃里克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現任教於范德堡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著有《時間的解構》(*The Deconstruction of Time*) 等書。

^② David Wood, “Introduction: Interpreting Narrative,” in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ed. David Wo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

^③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5-30.

^④ 利科指出了四點新產生的疑難：第一，我們如何在不考慮運動物體的軌道的情況下度量預期和記憶？第二，既然印象在心靈中伸展，那麼我們有什麼獨立的獲取方法？第三，除了預期、注意和記憶穿越的空間的隱喻，是否有其它方法表達心境 (*affectio*) 與集中 (*intentio*) 之間的關聯？第四，靈魂在佔用 (*engages*) 自身時使自身擴張，這構成了最頑固的疑難。

第三個疑難與最時間與永恆的對照相關。奧古斯丁提及了時間與永恆的對立，突出了永恆對於時間的優越性，因為永恆是永無止境的現在，同時處於所有過去之前、將來之後。利科認為，將時間與永恆相對照使得心靈的集中與變形的主題獲得了一種強化，這種強化“從時間經驗中提取了一種內在等級化的資源”^①，深化了時間。根據這一結論，他進而指出，與綫性時間表達的鬥爭並不一定把敘事變成邏輯，反而有可能深化敘事的時間性，這一觀點對於他的敘事理論的建構非常重要。

為了回應時間性疑難，利科引入了敘事資源，試圖從詩學的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在《時間與敘事》的前言中，他聲稱該書與《活的隱喻》（*The Rule of Metaphor*）是一對作品，因為敘事和隱喻都屬於語義創新的現象。兩者的不同之處是，隱喻的創新在於通過歸屬（attribution）賦予原本不相關的事物以新的語義相關性，而敘事的創新在於“通過情節將目的、原因和機遇聚合在關於一個完整的行動的時間統一體中”^②。他還強調，他的敘事理論基於一個基本假設，即“在敘事功能的結構身份以及每個敘事作品的真理聲稱中，終極關鍵的東西是人類經驗的時間特徵”^③。可見，利科煞費苦心地試着將時間與敘事這兩個主題關聯起來。

利科選取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作為回應時間性疑難的理論出發點，並對其理論進行了發展，通過“三重模仿論”將時間性與敘事性聯繫起來。^④他指出，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模仿（mimēsis）是對行動的創造性仿效，而非一種簡單的複製，這種創造性仿效是通過對事件的組織，即情節化（muthos）實現的。利科並沒有拘泥於亞里士多德的理論，而是對其進行了創新。這種創新首先表現在他打破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對於體裁的限制，將模仿和情節化這兩個概念的應用範圍從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30.

^② Ibid, ix.

^③ Ibid, 3.

^④ Ibid, 31-87.

悲劇、喜劇和史詩這三種體裁擴展到包括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在內的所有敘事體裁之中。^① 其次，為了論證時間性與敘事性的關聯，他把模仿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重模仿是“對行動世界的前理解”^②，是“一種經驗的前敘事特性”^③；第二重模仿是情節構造活動；第三重模仿是敘事對現實的重塑。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應敘事對行動世界的預塑（prefiguration）、塑形（configuration）和重塑（refiguration）。

從以上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利科是在試圖借助敘事資源來解決時間性疑難時，發展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理論，將敘事分為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兩大類，並提出了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相互交織的觀點。並且，在他看來，祇有闡明了這兩種敘事是相互交織的，才能真正把時間和敘事聯繫在一起。

對於利科而言，要想論述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共同點，必須先批判分別存在於史學界和文學理論界中的貶低敘事的傾向。^④ 在史學界中，當代法國歷史編纂學派（contemporary French historiography）和新實證主義認識論都試圖把敘事逐出歷史領域。利科指出，這兩個派別反對敘事的原因並不相同。他寫道：“對於法國歷史編纂學派而言，敘事的消逝主要是因為一種歷史客體的位移，這種位移使歷史客體不再是行動的個人，而是全部社會事實。對於實證主義而言，敘事的消逝則是

^① 利科以是否指稱真實發生過的事件為標準，將所有敘事分為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兩大類。

^②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54.

^③ Ibid, 74.

^④ See: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91-230;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利科對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極為複雜，本文在此祇是對此做一個簡單的概括。本文在寫作這一部分時，重點參考了劉惠明在《作為中介的敘事：保羅·利科敘事理論研究》一書中對這一問題的梳理。參考劉惠明：《作為中介的敘事：保羅·利科敘事理論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3年，第114-118頁。[LIU Huiming, *Zuo wei zhong jie de xu shi: Baoluo Like xu shi li lun yan jiu* (Guangzhou: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114-118.]

因為歷史解釋與我們的敘事理解之間的認識論斷裂。”^① 在文學理論界中，結構主義試圖把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敘事要素貶低為表層語法，從而用一種去歷時化的模式來檢驗各種文學作品。利科聲稱，無論是史學界的反敘事論者還是文學理論界的反敘事論者，都犯了同一個錯誤，即把敘事僅僅視為一種對多個事件的順時編排，沒有看到敘事時間的複雜性。他指出，情節構造活動中存在着兩種時間維度，一是編年的（chronological）時間維度，二是塑形的（configurational）時間維度。一方面，編年的時間維度與相繼發生的事件的時間順序相符，表明了故事是由一個個事件所組成的，並且使得故事可以得到延伸和擴展。另一方面，塑形的時間維度將先後發生的一個個事件整合成一個有意義的完整故事，並為無限的事件序列添加了一個關於結局的觀念。可見，敘事不僅具有順時化的序列（episodic）維度，還具有非順時化的塑形維度。因此我們不能將敘事簡化為一種抽象的接續，並將其從歷史和文學領域中驅逐出去。

在批判了史學界和文學理論界中的貶低敘事的傾向之後，利科試圖去建立一個包含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在內的新敘事學。正如他所說：“歷史編纂學和文學批評兩者被召集在一起，並一起被邀請去建立一個宏偉的敘事學，在這個敘事學中，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將被賦予一種平等的權利。”^② 他列舉了三個理由來證明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在預塑和塑形層面上的一致性。首先，從預塑的層面上說，我們關於世界中的事件的知識很多都是來自於口耳相傳，這兩種敘事模式均是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敘事話語的模仿。其次，從塑形的層面上說，這兩種敘事模式中都有情節構造活動。最後，這兩種敘事模式在塑形活動中都完成了一種時間性的異質綜合（a temporal 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即通過情節將目的、原因等異質性要素整合在一起。根據這三個理由，我們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96.

^② *Ibid.*, 156.

可以得出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在預塑和塑形層面上存在着一種對稱關係的結論。然而，在重塑層面上，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存在着明顯的差異，前者指稱真實發生過的事件，後者指稱虛構的事件，似乎根本無法將這兩者統一起來。儘管如此，利科還是從這兩種敘事模式對時間的重塑這一角度，論證了它們的交織。

利科沒有否認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之間的差異。他指出，與小說不同，歷史敘事是對過去的重構。儘管在歷史敘事的寫作中，歷史學家可以按照個人喜好去選擇材料，甚至將某種意識形態灌輸到作品之中，但歷史敘事始終無法擺脫對文獻的依賴。因此，歷史學家記述的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what once was），這就是歷史敘事中“真實”的意思。可以說，是否依賴於文獻這條標準也構成了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的分水嶺。

然而，利科指出，歷史敘事具有準虛構性的特徵，虛構敘事又具有準歷史性的特徵。首先，歷史的虛構化是關於創造性想像在歷史寫作中的運用的問題。利科強調，他決不否認“真實”的過去與“虛構”的世界之間的鴻溝，但是在歷史敘事中，想像力也發揮着重要作用。歷史敘事在述說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時就借助了想像力的作用，它在重塑時間時就體現出創造性想像力的作用，歷史的時間以巧妙的方式將宇宙學時間和生活時間結合起來。第一，歷史敘事中日曆的時間通過想像力結合了宇宙學時間和生活時間。利科指出，在日曆的雛形——日晷中，我們就可以發現其結合這兩種時間的功能，即：“一方面，日晷屬於人類的領域。它是一個試圖管理其製造者的生活的人工製品。另一方面，它也屬於天文學的領域：陰影的運動不依賴於人類的意志。”^① 當人們學會從日晷上的陰影讀出時間，認識到陰影的運動不以他們的需求和欲望為轉移，並試圖根據陰影指示的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時，人類領域與天文學領域就發生了聯繫。日晷祇能顯示時刻與季節，日曆則可以顯示不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82.

同的年份，並進一步將天文學領域與人類社會領域結合起來。第二，先輩、當代人、後來人的“代際延續”（the succession of generations）這一觀念也包含想像力的因素。利科指出，先輩、當代人、後來人這一代際延續的觀念是通過想像力將生物學意義上的代際延續與理性意義上對當代人、先輩、後來人的構想相結合而產生的。例如，他認為，我們與當代人的交流並非是直接的，而是經由他們的社會角色這個中介。也就是說，當代人的世界並不是由具體的個人所組成，個人在這裏被降低為一種類型（type）。利科在這裏寫道：“想像力完全取代了共同參與的經驗。推理取代了直接性。”^① 第三，利科聲稱，歷史知識通過痕跡（trace）間接指稱過去，而痕跡作為一種“符號—效果”（sign-effect）具有某種混合結構，這種結構體現了想像力的中介作用。他指出：“這一混合結構簡要地表達了一種複雜的綜合活動，包括應用於作為遺留下來的記號的痕跡的因果推理，以及與作為表示（stand for）某種過去事物的當前事物的痕跡的指示特徵相聯繫的詮釋活動。”^② 具體而言，這種綜合活動包括了保存、選擇、閱讀檔案和文獻等步驟，這些步驟將痕跡中介化、系統化。他聲稱：“將痕跡中介化和系統化的活動的想像的特徵在伴隨着對殘骸、化石、廢墟、文物或紀念碑的詮釋的理性工作中是明顯的。祇有當我們為自己提供一個關於生活、社會和文化環境的語境的圖像，它們才被賦予作為一個痕跡、一個‘符號—效果’的價值。”^③ 不僅如此，歷史學家在寫作歷史時還模仿了文學傳統中的情節化手法，這更體現了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的交織。

其次，虛構敘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模仿了歷史敘事。第一，虛構敘事在語法上模仿了歷史敘事。虛構敘事在敘述事情時使用的是過去時態，例如童話通常以“從前”（once upon a time）開頭，將讀者引入故事之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113.

^② Ibid., 183.

^③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184.

中。利科認為，虛構敘事中所使用的過去時態具備指示時間的功能，指向一種“準過去”（quasi-past）。因此，虛構敘事是準歷史的，他指出：“虛構敘事敘述的虛構事件對於向讀者說話的敘事聲音來說是過去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虛構敘事是準歷史的。”^① 第二，虛構敘事中蘊含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具有準歷史的性質。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歷史是講述真實的過去，而詩歌講述可能發生的事情。利科指出，亞里士多德的這一區分並非是要將過去的事與現在或將來的事分開，而是將已發生的特殊事件與在普遍性意義上可能發生的事件分開。這一普遍意義上的可能性與準歷史性密切相關。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悲劇必須使用歷史人物的名字，因為若要我們相信悲劇中的事情，那麼這些事情必須要與曾經發生的事情有一種逼真性（verisimilitude）的關係。利科強調，文學的這一模仿功能絕不能與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所具有的歷史或社會功能相混淆，恰恰相反，對行動的真正模仿祇有在最不關注當代的作品中才能找到。在此，他提出了虛構敘事的準歷史性與歷史敘事的準虛構性的重疊，即：“如果與歷史密切相關的虛構敘事的功能之一是回顧性地解放在歷史的過去中沒有被實現的特定的可能性這一點是正確的話，這是由於虛構敘事自身具有在事實之後執行其解放功能這一準歷史的特徵。以這種方法，虛構敘事的準過去性成為了埋葬在真實過去之中的可能性的探測器。過去可能發生過的事（What "might have been"）——亞里士多德使用的關於可能性的術語——既包括了‘真實的’過去的潛在性，又包括了純粹虛構的‘非真實’的可能性。”^② 從虛構敘事的準歷史性與歷史敘事的準虛構性的重疊中，我們可以看出，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是緊緊地交織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利科看來，敘事對現實的重塑涉及到文本世界與讀者世界的交叉，因此其不僅與文本的創作相關，還與讀者對文本的閱讀和接受相關。也就是說，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不僅僅在認識論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190.

^② Ibid, 191-192.

的層面上相互交織，同時也在生存論的層面上共同參與了對讀者的世界的塑造。

三

利科本人並沒有將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是相互交織的這一研究成果直接應用於對《聖經》文本的詮釋之中。美國神學家范胡澤（Kevin J. Vanhoozer）在談到利科的敘事理論對《聖經》研究的影響時，指出利科在探求人類生存的意義的語境中更傾向於虛構敘事：“利科認為虛構敘事更適合於接近永恆的經驗，因為時間祇有在虛構中才能走向其‘極限’。”^① 本文認為范胡澤的觀點並不準確。雖然利科不曾運用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是相互交織的這一理論成果來分析某一段《聖經》經文，但是，從他對“敘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這一概念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將《聖經》敘事視為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混合體。利科在討論身份問題時指出，身份具有同一性（being the same）和自身性（oneself as self-same）兩種意義，如果我們把身份視為一種同一性，我們就會在自己改變了很多的時候，懷疑自己失去了身份特徵。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提出了“敘事身份”的概念。他認為，在敘事中不僅存在行動的情節化，也存在角色的情節化，一個情節化了的角色就是尋求其身份的人。敘事中人物命運的變化甚至翻轉，威脅了敘事的協調性，然而情節卻賦予這種變化以意義。因此，敘事迴避了身份的同一性問題，構建了主體的自身性，從而避免了陷入失去身份的焦慮。值得指出的是，他聲稱，“敘事身份”的概念證明了敘事的多方面作用的統一性，是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相互交織所產生的衍生物（offshoot）。並且，在把“敘事身份”的概念應用於共同體時，他談及了以色列民族的正典對於塑造以色列民族敘事身份的作用，寫道：“在其它著作之外，

^① Kevin J. Vanhoozer, *Biblical Narrative i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2.

從族長的敘事，出埃及，定居迦南，到大衛國，再到被擄和歸回，這些後來被當作正典的敘事定界表達了，甚至反映了這一民族自己賦予自己的特徵。”^① 由此可見，在利科看來，《希伯來聖經》中的敘事是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混合體。本文認為，按照利科的思想邏輯，他也一定將《新約》中的敘事視為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混合體。

的確，《聖經》中的敘事一方面具有“真理性聲稱”（truth-claim），因而具有歷史敘事的特徵，另一方面意在表達一個世界，不同於一般為了記述歷史的歷史敘事，因而又具有虛構敘事的特徵。我們在前面提到了《聖經》敘事學的不足是未能考慮到《聖經》文本的意義與其歷史指稱的關係，若是採納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是相互交織的這一理論成果，就能同時考慮到聖經敘事、尤其是福音書敘事所具備的歷史性與虛構性這兩重維度。馬多克斯（Timothy Donald Fletcher Maddox）在他的碩士學位論文《保羅·利科的〈時間與敘事〉作為一種歷史指稱的模型》（“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中甚至在利科這一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體裁——“福音書體裁”（the Gospel genre）。他主張：“福音故事呈現為一種歷史體裁與虛構體裁的複雜混合。但福音書既不是歷史體裁，也不是虛構體裁。它是它自己的體裁，福音書體裁。福音書體裁是一種比利科在《時間與敘事》中介紹的任何一種體裁都更緊密的歷史力量與虛構力量的交織。歷史與虛構作為不同的體裁做到的，福音書體裁可以作為一種單獨的體裁做到，福音書體裁在一個讀者可以居住的塑形世界的語境中將歷史與虛構交織在一起。”^② 的確，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將福音書單純視為歷史敘事或虛構敘事都是片面的，祇有同時看到福音書的歷史維度和虛構維度，才能更好地對其進行解讀。而從生存論的角度來講，

^①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247-248.

^② Timothy Donald Fletcher Maddox, “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 Th. M.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1.

祇有認識到福音書中歷史維度與虛構維度這兩者在重塑現實，擴展讀者視域方面的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闡發其對於讀者的意義。

並且，我們還可以將這一研究成果運用到對《聖經》文本的詮釋中。馬多克斯的《保羅·利科的〈時間與敘事〉作為一種歷史指稱的模型》一文在這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①。他以《路加福音》為例，分析了該卷書的歷史維度與虛構維度，使人們對該卷書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他指出，從歷史的維度來看，《路加福音》的引言就向讀者承諾了該卷書中所記載的都是真實的歷史事件。此外，路加作為一個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敘述^②一方面依賴於事件的目擊者，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與所發生的事件以及目擊者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更加突顯了該卷書的歷史維度。不僅如此，路加在該卷書的開頭用較短的篇幅敘述了一年之內發生的事情，有選擇地記述了他認為重要的事件，體現了他作為歷史學者的一面。馬多克斯接着指出，從虛構的維度來看，路加寫作該卷書的目的是傳播福音，因此按照一定思路對歷史事件進行了情節編排。如果我們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仔細分析《路加福音》，並與其它福音書做一些對比，就會發現其中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例如，人們會問《路加福音》中的耶利哥與《馬可福音》中的耶利哥的位置是不是有所不同。在馬多克斯看來，即使路加的敘述在實證的層面上是不準確的，他並沒有忘記他的首要目標，即傳播福音。本文認為，馬多克斯運用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是相互交織的這一理論對《聖經》文本進行詮釋的做法很有價值，《聖經》研究學界可以更多地運用這一理論來對《聖經》進行詮釋。

總而言之，由於歷史鑑別法的巨大影響，《聖經》研究已經不可能回到前批判的時代。而面對現當代《聖經》研究中歷史與虛構截然對立

^① Timothy Donald Fletcher Maddox, "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 72-77.

^② 馬多克斯意識到，當我們通過一個文本談論其作者時，我們所談論的實際上是存在於該文本內的隱含作者。但為了表述方便，他仍使用“路加說……”這樣的表達方式。

的狀況，利科將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交織在一起的理論非常值得我們借鑑。從認識論的角度而言，利科的這一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把《聖經》敘事看作是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混合體，這種看待《聖經》敘事的新方式既避免了在《聖經》之外尋找《聖經》的意義，又為一般的《聖經》敘事學添加了歷史指稱的維度。從生存論的角度上說，這一理論可以啟發我們去探討《聖經》敘事中的歷史與虛構共同參與的對讀者的世界的塑造。因此，這一理論能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現當代《聖經》研究中將歷史與虛構對立起來的狀況，為《聖經》詮釋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Barton, John. "Historical-critical Approach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ohn Barton, 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rei, Hans W.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ddox, Timothy Donald Fletcher. "Paul Ricoeur's 'Time and Narrative' as a Model for Historical Reference." Th. M. Thesis,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92.
- Origen.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lated by Ronald E. Heine.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9.
-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_____.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_____.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3.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Schillebeeckx, Edward. *Jesus: An Experiment in Christology*. Translated by Hubert Hoskins.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Soulen, R. Kendall & Richard N. Soulen. *Handbook of Biblical Criticism*.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4th ed. edition, 2011.
- Vanhoozer, Kevin J. *Biblical Narrative in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A Study in Hermeneutics and Theology*. Cambridge,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ood, David. "Introduction: Interpreting Narrative." In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David Wood, 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劉惠明：《作為中介的敘事：保羅·利科敘事理論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
廣東有限公司，2013年。[LIU Huiming. *Zuo wei zhong jie de xu shi: Baoluo Like
xu shi li lun yan jiu* (Narrative as Intermediary: On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Theory).
Guangzhou: Guangzhou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